

增入名儒集議具公通鑑詳節卷第八十四

唐紀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

諱造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

建中元年正月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
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利色目
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
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
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
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
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
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
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

無四五至是炎建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摠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范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為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心紛紛繼出天下不勝其弊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之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失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林之竒曰天下未常有無弊之

唐德宗

其
租庸調之法
子孫

之弊唐太宗府兵之法近於鄉遂至其流傳之久不能無弊後世并者而反於祖宗之舊可也張說變而為彊騎然彊騎之弊其為害從見夫租庸調之有弊乃變而為為害尤甚於租庸調也均之不免示之制而損益之為有得乎古者利不什不易業張說揚炎下利而

唐德宗
○
○
○

藩封為唐惠然入寇有時常使郭子

朱

儀馬遂李卓

保固吾國何足慮者河北諸鎮驕不

不此之慮碩與吐蕃爭舍近圖遠
緩急之慮哉虜置失當里致孤卒
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立謀之不臧孰

此

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

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癸丑上
以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練三萬匹上悉

之_上之_上祖賦。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父

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

未_未矣可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蜀

寔言如上曰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

美首以獻作又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

有氣

身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
能立効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
之如初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
發兵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
果城○六月崔祐甫薨○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
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
非常命築奉天城○初回紇風俗朴直古臣之等不其異
以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又有功於唐唐賜遺其虜登里可
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物黛文繡之飾中國為
虛耗而虜俗亦壞○七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國良據
考道台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又曹王皇為湖南觀察
道國良書云云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借疑未決
皇乃假為使者從下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
信德宗

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皇執
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計散其衆使還農○荆南節
使庾準希楊炎指奏中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
多怨為素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寃之

○管見曰殺大臣當有等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
必可驗也召兵拒命兵必可戮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
鞠治如其不妄晏死何辭一聞讒言不悔不乃命中
使密殺之非政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
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來瑱
死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為辭劉晏安死於後而田
悅李正己以為懼由殺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
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朱黼曰成周司寇以八辟
凡其所當議者雖罪狀顯白猶在所矜宥也况曠

禍亂亡矣正后獨孤雖專夜終不位嫡

代宗

明其

言分以妃為口以孽代宗其誣誣不待

辨白也黎幹狡險劉清潭貪縱以世說去之尚不非
今災復以殺晏不亦冤乎方求秦離亂京師羅禁
不諫司農至授摠以輸非晏殫智力以漕國幾了二
十年兵拏禍結前後培民虐下之政一切不行而國用
不至乏窘者晏之力也始年見戶不過二百萬季年三
百萬始年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千餘萬緡非所統
則小增也其始江淮監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六百
餘萬緡而東則不增也其始歲漕不過四十萬斛或
一不以此偶自後每歲連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
安於國可謂有功矣凡理財者未有不病民也而

唐德宗

晏之仁以養民為先故豐歉貴賤糶糴蠲助每應民之
急未嘗失時故民得安其業凡理財者未嘗不任吏也
而晏之說以辦集庶務以得人為本故校檢出納事
雖至細必擇精敏廉勤之士用之故吏無所用其姦自
江汴河渭節級轉運之法一定而漕運之利始極其至
自食貨輕重置逆規報之法一立而平準之利始臻其
極則晏於吏事可謂能矣身兼數使位至端揆非不貴
也居處卑陋器食儉狹室無媵婢沒無餘蓄非不
質明視事夜分乃止事無閑劇剖決不留不以朝謁而
廢計筭不以休澣而求安息非不勤也縱有大罪猶在
八議之

安

坐昧昧特出於揚炎一人之諧乎
天下戶口什之八九州縣多為藩鎮

不入庫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

刑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
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是者置選相
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
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其甚貴賤之憂常以為
辦集業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
至於白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士陷贓賄則論棄於時 重於利故
士多清修吏雖繁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負責汚然
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為官雖居數千里外
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訕當時推貴或以親
戚屬之者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
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役之
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

唐德宗

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則賤糶
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
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
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
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
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三年乃三百
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
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
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他鹽度支主之汴滑
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
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輸與商人任其所
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其出鹽間去鹽遠者轉官鹽於

或商絕鹽貴則減價藉商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少
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是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於漕卒江船也
汴船達河陰向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綠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授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安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隨之府二較計

鑄錢安能久行乎晏曰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唐史本贊曰人生之本食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
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一贏貲以佐軍興雖率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後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晉見曰劉晏言利之臣
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勾檢簿書

氣及委之士類二曰理財以養民為先三曰於出監之卿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四曰論大

事不計小費五日事無閉劇必於一日中決之此晏可
法之五事也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
曰布泉行而不可獲利布而不可專壟而專之利於上
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
生禍矣

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
秉政皆賂公行天下不按賦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觀察
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官款觀察使薛
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
中得御史真富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
放縱。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
侍薛邕以文雅在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
牙文臣賊動至厚禹而謂我曹滿亂天下豈非斯罔邪於

六
卷示

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范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是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
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
也舜不以朝有凶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
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
也巳則不明不能求賢亦委官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
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
○朱黼曰德宗初即位舉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
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今
又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宜天下事無
不知知無不行也晚以自賊中來者語多張皇欲實重
刑則始初之心安在哉

是歲天下稅戶五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

李正己田承嗣表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重為

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據

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籍我

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卿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

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

岳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

請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洺

宋滑毫陳潁泗七州至是分宋毫潁別為節度使以劉洽

為之

三顧 拒命

德宗

州河陽三城節度使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管見曰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
目前而貽後患不為叛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
命弭亂而欲以威武整齊之皆君人之事也而不能有

盧杞 為相

盧杞妻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為京畿觀
察使鄭子儀每見賓客姐妾不離側杞常往問疾子儀悉
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誠婦
人輩見之以為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揚炎既為相

朝野側目上憂之遷炎中書侍郎權盧杞為門下侍郎並
同平章事
○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人君

得一賢者而相之為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惠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更汴宋軍名曰宣武。發西京防秋兵至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苑春樓宴將士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

德宗

田悅
等拒
命
子儀
薨

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鬻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五月以軍興增商稅。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將兵數萬圍臨洛。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使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者者

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
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唐史才曰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願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曹議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彼曹陽單騎見虜虜以至誠猜及俱謀雖唐命方永亦以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福不然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禰唐史臣裴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為名顯蓋盛德後云○管見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

唐德宗

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已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可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
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也其平居未可驗
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之致此子儀之所自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大而見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偽以事上舞智以御下喪廉耻用威刑無所不至准君是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曷若直道而行之為平易
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

七月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多死傷李抱直

又遣李晟神策兵與之俱又詔樂州留後朱滔討惟岳

馬
計

聚斂

設備燧等進兵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
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
正己夢孛子納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惟岳皆
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元好備青
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柏鄉○
盧杞請楊炎十月敗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崖州縊
殺之

○管見曰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起官拜相
專復恩讎視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
祖述元載遠城原州不克城反致淫卒變亂行兩稅
華租庸調之善政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挾私報仇
歸怨於上以此罪炎炎無辭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
意之請遣中使然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炎其服乎

唐德宗

破田

長和

下流水淺諸軍

十日糧進屯倉口

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

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

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

為諸軍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

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留百騎於營中乃抱

薪持火伺悅軍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備青

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結陳

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發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

三橋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悅以餘兵千餘

朱備
敗惟
岳兵

大魏州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
入城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李惟岳遣
兵與孟祐。鹿朱滔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發
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與戰於東鹿城下
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
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語曰
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
還遣惟岳益殺之傳首京師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
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廷請天下不日
可平二月以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
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自
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自以手誅李惟岳功

唐德宗

朱備
武俊
同兵

在康日知上而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田
泚聞之遣間使至深州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
使藩鎮永襲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然
則司徒果有意於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
功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
之大喜即遣歸報魏州又遣使詣相州說王武俊武俊亦
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三月上遣中使發虜龍伯
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
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人欲
與諸君救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言不
三問乃曰。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
今其遺人瘠骨隨沉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
蒙一勳誠自願保目前不敢後有僥倖矣滔然其言

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上聞之以力未能制伯陽
爵通義郡太守亦安之伯陽反謀益甚遂將步騎發深州至
東鹿詰曰將行士卒勿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
違敕南救伯陽大懼走匿牙官蔡雅等矯謂士卒曰今
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
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雅曰然則汝曹各還深州休息
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伯陽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
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
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軍營留屯以待王武俊

范祖禹曰民皆有常性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
而終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
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
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朔為反帝之區

唐德宗

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
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修政矣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各
中國反求諸已自修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
長愛其上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詠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滙府庫不支數月幸都督陳京
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
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二三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
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今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太索長安
中商價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撻捶人不勝苦有盜死者
長安富家如被寇盜計所得錢八十餘萬緡又括棧櫃貨
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登百姓為
之罷市相帥逃匿幸而自許以千萬緡始得免

借商
人

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錢二百萬緡人
已竭矣

范祖禹 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
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
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
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也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
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
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
戒。管見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書用
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量入
節用素役不淹時則已粟索弓矢鮮車甲矣德宗誠有削平
諸叛之志直擇賢才置之輔相修明政事安養百姓

唐憲宗

持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付其子弟或歸于將
佐其費多矣然後世充羨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以進
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欲速成而失其序當是時
天下稅戶二百八十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
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
三而養一兵他用不與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
以爲出國非其國矣好武功者天子也制國用者宰相
也兩河久無功府庫不支數月借商稅屋之事起而京
城內潰大駕蒙塵春秋書鄭奔其師君臣同責事此
類乎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驛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
使者送長安泚知之知上驛乃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
者示之泚據鳳翔首請果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

朱泚
朱泚
朱泚

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勅朝政乃對曰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抚臣請自行上悅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乃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使

○管見曰盧杞以美言而傾張鎰庸庸難辨至自謂貌寢不為三軍所服則亦易見矣宰相坐乎廟朝師表百官統節者帥豈但鳳翔一軍之比容貌寢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何以服四海且是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鎰亦非難度者而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

唐德宗

謂杞忌張鎰以忠直為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為不行惟其好佞邪而惡忠直是以鎰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言諂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數辭離間奉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范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猶能任賢一為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後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討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詔

懷光
襲
靈

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惟呼動地
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
襲已遽出陣懷光勇而無謀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
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劍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
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
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馬燧等各
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絕官軍糧道及歸路馬燧
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
事委五郎處之滔許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
縣以拒滔。置汴粟兩水陸運兩稅監織使二人度支總
其太要而已。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
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繼繼今
相公忍不相容乎杞嬰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唐德宗

。管見曰魯公之言直矣然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
言又傷於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魯公清惠正直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
非知已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庸去之
嫌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誑而觸其所
惡聞者難以言智矣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推乘間薦閔播傳
可以鎮風俗十月以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
於杞播但欲在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有
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
下端熱少言。相引至此勳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
不復敢言。十一月田悅得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表
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於是

杞
播
並相

李希烈反

命真卿

大夫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眾共伐之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十一月李希烈亦自稱天下都元帥。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止元曆從之。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官軍數為所敗上問計於盧杞杞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郵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邀真卿於道不

唐德宗

真卿

真卿

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救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為將刺陷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塵衆令退留之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請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未悅扶真卿出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用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

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或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直與後竟為

。按唐史云薦上疏云希烈弟及妻祖母妻妹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無益請實境上以贖真卿上不從右敏若論曰真卿元老風烈凜然朝廷無出其右出使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為真卿五奉表皆不坐觀忠義殖醜矣天下幾何不解解耶向能用薦言真卿得贖則人孰不思奮然德宗之暗既入盧杞之言則必棄薦策無疑。范祖禹曰閔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

唐德宗

稅間架除陌

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纒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一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業者出錢動數百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者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為錢為率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范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害於膚故象曰切近災也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

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救而成亂自古
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
戒也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乃召翰林李
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
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
人御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
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
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能自焚之灾又曰無紿目
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
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
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
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

陸贄
上奏

唐德宗

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
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
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精衛具存而在乘空習故
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
失居重馭輕之權志深根固抵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
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
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極不全萬一
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違命誘發將復或
郊畿驚犯城關未嘗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
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退還明
那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出各安其居又
德音

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范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陸贄論用兵之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醫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其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涇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攜食菜飯衆怒蹶而喪復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璣林大盈

德宗

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以兵擁令言而西百姓駭走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范祖禹曰昔秦遂匈奴成五嶺而陳勝起大澤隋伐突厥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轍之欲除瘍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變其可勝慮乎○管見曰管仲之治於風寒暑濕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人見匹卒之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四年元載欲逐李

邠州徙馬

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遷徙遂謀作亂勸留後段秀實
處之有方眾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及楊炎紹
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為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
州南營耕桑地著即來屯涇披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
塞外何罪至此由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
後平涇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駐以威
力無怨之人猶不可使况行怨民而又犒以糲食乘餓
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德宗以智術馭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十
有八年昧於覆轍取滅其矣離宮之厄桑道茂不幸而
言中耳

唐德宗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力莫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
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
居市廛為販鹽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
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
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
自死北門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
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管文場霍仙鳴者掌事上於東宮
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

關斬
入

○范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于
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是時齊侯呂伋妻夫
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相南宮毛取二千伐虎
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為天子心膂瓜牙者太公之子
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
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寅為右使訓諸福知
義且明和禮故可用也至漢之時所行者皆以兵力

賊迎
朱泚

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
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放使知禮義不如
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
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
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官者而其禍愈深夫豈
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
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第涇之故廢廳京師
心常怏怏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
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
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
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
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舍元稹聚斂備

唐德宗

上幸
奉天

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然朝廷入見泚屏
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
決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
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
之稍安先是源休以才能張光晟以節義將鎮以清素彭
偃以文學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泚
又以司農卿段秀實以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
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遂濟矣
延坐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後
歸宮闕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爲朝廷所廢遂推
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
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慮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
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奉天危急泚乃相道

吳淑
被言

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家防
慮不可不深若此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
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
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
以問從臣皆畏憚不敢行金吾將軍吳淑徐呂獨請行上
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
附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
奉詔詣泚此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
○范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
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
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
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
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

唐德宗

賴德宗雖以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幾亡社稷至死

而不自古臨禍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此言德宗原在馬使韓鳳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
天時奉天守將李元平請收靈岳岳曰事急矣使靈岳
許為姚合言符令是且還漢南與大軍俱發編令言印未至
而黃州用言履印印符其善走者追之
還秀請同謀曰吳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揮泚殺之不
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
之士欲使應之於外長兵至此令言大抵靈岳靈岳獨承其罪
而死了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合言及秀
實等請補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與秀實前泚面大罵曰
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
扞之遂中其額流血灑地泚與秀實相

吳儼
被言

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
慮不可不深若此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
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
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
以問從臣皆畏懼不敢行金吾將軍吳淑媮呂獨請行上
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
附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
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
○范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
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
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
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
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

唐德宗

穎德兵雖以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幾亡社稷至死

賢自古處禍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天時奉天守... 三千聲言迎大駕實...
諫為奸令言符令旻且還... 大軍但...
還未... 諫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
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 陰結軍中
之士欲使... 兵至此... 言及秀
而死... 是日此召李忠臣源休...
實等議... 秀實勃然起奪... 面大罵曰
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
扞之鏡中其額幾血灑地泚與秀實相... 泚

吳儼
被言

非為

得前自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其死也
殺我輩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管見曰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待雖然無
濟理也則亟死為正不然將為李陵秀實亦可謂知所
處矣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
從人臣所當為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
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鳳翔節度使張鎰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
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夜
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而殺之始上以奉天迫
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
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
鎰不能久豈得以變與陷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

唐德宗

宋此
紉帝

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朱泚自稱大秦皇
帝改元應天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
軍旅資糧皆無於休休勸泚誅剪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
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樊系為泚護冊文既成
仰藥而死

○范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
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
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
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
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持節
婢妾之引決者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境
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姚令言之東山也以其馬使

既將
天福奉

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
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
涇原節度使後為其所殺。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
相與勸哭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馬燧引兵歸鎮李抱真退
屯臨洛。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有眾數萬以姚令
言為元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使西明寺僧法堅
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日來攻城渾瑊韓游瓌等晝夜
力戰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
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
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
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
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
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

唐德宗

武後
此婦

有言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
命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
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憚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用綱稍密物力竭耗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定上自 系烈日夕
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固非悉知者占書則明
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
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
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善補之何
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勸不息足致升平豈止邊源接
氛旋復官闕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李抱真於臨洛
抱真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擊也今戰
勝得地則利歸說博不勝則有憂矣

武俊
有隙

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其歸先是武俊召回
統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適至幽
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請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此回
紇許之賈林後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
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此
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
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不若與
昭義併力取滔滔既亡則此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
福之道也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撰袂作色曰二百年天
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
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初朱此鎮鳳翔以羣
臯領隴右留後至是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羣中丞舉
宴玉於郡舍伏甲誅之。十一月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

唐德宗

李晟
引兵
至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詔加
晟神策行營節度使。四年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
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
乞一襦袴上為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
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縱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
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
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范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
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
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
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
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主天下猶反掌也

此道
歸長
安

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
晝夜倍道至河中有衆五萬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
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抗御與士卒同其苦
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於是此所據惟長安而已援
軍游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此
此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
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抗
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乃引退入
夜此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二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
城引兵趨涇陽並北山而西發已敗此兵於醴泉此聞之
擢引兵道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此既退從臣皆賀計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

尊德宗

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此敗亡憂未艾也上
不以爲忤其稱之○朱此在長安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
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軍
駕及李晟者此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
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范祖禹曰德宗欲剋成蕃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
以爲名而多殖貨利以爲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
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
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
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爲盜資其資得而出猶不能
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益以此也

李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曰志身之義
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

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人懼言於上曰懷光
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攻長安則
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
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
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
誠赴難破失此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快人曰吾
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管見曰懷光數千里總眾勤王既走朱泚解重圍於
禮亦有問勞宴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典行焉
縱使盧杞入言德宗自欲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
不出宴賜之惠不施賞典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
富家待賊陽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
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三王錫命懷

唐德宗

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
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處雖敗可以
為功苟不善處雖勝足以為敗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
儀乃能無怒焉耳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縣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
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
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
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
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
羣臣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
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慮於中
乖百弊又慮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

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人懼言於上曰懷光
 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攻長安則
 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
 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
 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
 誠赴難破失此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快曰吾
 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管見曰懷光數千里總眾勤王既走朱泚解重圍於
 禮亦有問勞宴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典行焉
 縱使盧杞入言德宗自欲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
 不出宴賜之惠不施賞賚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
 富家待賊陽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
 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三王錫命懷

唐德宗

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
 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處雖敗可以
 為功苟不善處雖勝足以為敗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
 儀乃能無怒焉耳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縣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
 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
 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
 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
 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
 羣臣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
 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疑羣情四方則慮於中
 乖百接又慮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

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關於下布下情壅於上閉實事不必
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其為難糝欲無礙阻其可得乎
疏奏旬口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臣聞
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
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
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
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
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為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為已
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
諸已人必然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臣於往年曾任御
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
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
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

唐德宗

上遺
使論
陸贄

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逐事不諫漸
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
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
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
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
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術歸過於朕以
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雷同
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
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費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
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廢之以

贊復
上疏

折之以辨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小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取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

唐德宗

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然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若上之不理上每若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拒若上之難達上拒若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取聞過驕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刑援弼力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謂使願達於上者

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驕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又曰昔趙武咄咄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所諛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

唐德宗

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辭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儻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用其言

○范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因不復以聽納為事其美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臣其大略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為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譴勝亦各杞等上不得已十一月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

懷光
暴揚
杞惡
被貶

○范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管子見曰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奸演於危亡而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為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杞召之乃德宗

唐德宗

有以來之矣夫朝政得失非外將所當預况恃功挾眾而請黜宰輔與兵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及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文至情止於知過言善道頓絕善言善行思所難上之

奉天
詔書
感位

增入名儒集議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八十四

